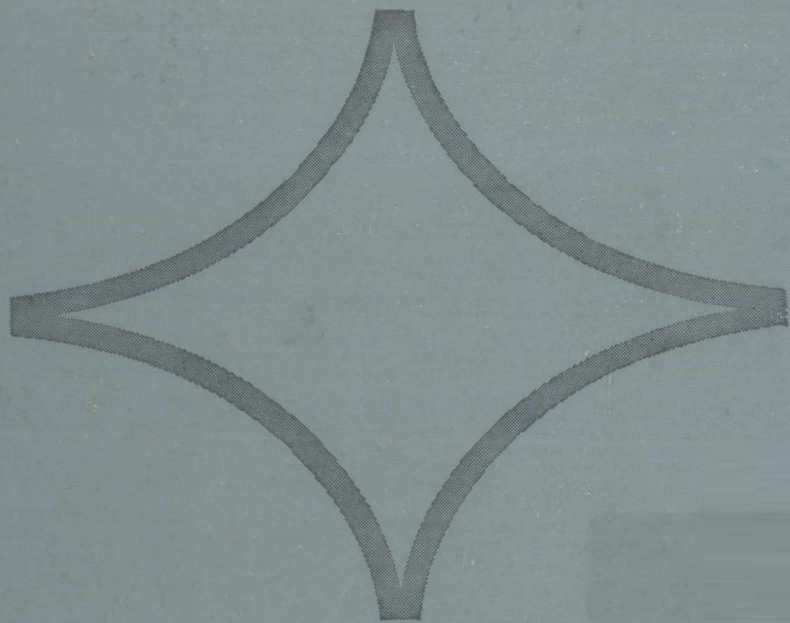


遣悲懷

紀 德著 聶華苓譯



晨鐘出版社



遣悲懷

紀 德著 聶華芬 譯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館卡號：60—1028

遣悲懷

(附錄：日尼薇)

晨鐘新刊⑧

A⑧

著者：安德烈·紀德

譯者：聶苓者

發行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話：783478

郵購帳號：16248

香港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刷：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新臺幣 元

美金 角

初版：中華民國60年4月1日

四版：中華民國63年2月20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門市部
臺中市
中國書城
成都路
特一號區

遺悲懷

目錄

一	論紀德
二	紀德與遺悲懷
三	遺悲懷
九	日尼薇
一五	紀德日記選
二七	浪子
三五	紀德之死
三五	紀德年譜

論紀德

Enid Starkie 作
摩 門譯

紀德在二元的歸極作用裏，尋找到他自己的和諧與運動。正如某些作家需要藉犯罪以求得動態的悔恨力量，他需要藉這種永恆的運動而獲得創作的力量。他懷有歸趨於靈性、禁慾及嚴謹的渴望；但同時也具有就漸於情慾、放恣和罪惡的傾向。這並非波特萊爾（Baudelaire）詩中的「抑鬱」與「理想」的對立與鬭爭（譯註：Spleen et Ideal 爲「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的第一段），人類對純潔和美的渴望與他對罪惡的必然傾向之間的衝突。紀德的問題不在此；他面臨的是一個平衡與均勢的問題。他必須找到處於兩極之間的某一點，和一個蹺蹺板一樣，在這點上他能前後相互平衡使兩端的引力相當，當他墮向所謂的惡時，又能夠拒斥必然的責難與悔恨。然而，在同時，他絕望地需要認可與贊同，他需要永遠感覺自己是對的。當他創作「

柯利多」(Corrydon)時，對於僅為自我的本能所得到的自由與豁免，他並不滿足，他同時也需
要科學和歷史的認可與支持。同樣地，在他終於接受了無神論之後，他宣告了他對聖經本身缺乏
信仰。這種天性中的離奇轉變，使得人們經常不公平地控訴他在知識上不忠實。但實際上，這種
態度產生於他那深邃的不確然性，這是任何的成就與經驗都無法治癒的。他需要知識上的認可，
以證明自己行道正確。而「行道正確」正是他最需要的。但是他不願妥協以獲得它，這點導使他
進入追求殉道精神的相對之情慾狀態，而實際上，這和正道不過是殊途同歸罷。由於不能毫無信
心地信仰自己，他便被迫走向那種遊盪與扭轉，這是紀德式人格最具特徵的一面。同樣地，他渴
望被愛，但沒有愛能够鑿足他。他年輕時寫道：「我那持久不變的問題——它竟變成了一個不健
康的固定觀念——有誰能愛我嗎？」他臨終時寫道：「一種非凡的，無法鑿足的被愛慾；我相信
這就是主宰着我畢生，並驅策我寫作的東西。」

然而他未能獲得使愛情綻開的完美關係，這種失敗他自己也難辭其咎。他始終極度地恐懼自
己會像少年時代被母親征服那樣，可能會被女人——被他的妻子——所征服，因此他摧毀了纏繞
他的那些嬌柔的藤蔓，在它們可能牽絆住自己之前，決然摒棄。他對妻子的行為經常不為人瞭
解，但這却是一個企圖保持自身完整而作的逃避。

他個人的愛心與同情，傾注到卑微、可憐不安以及得不到生命恩寵的人身上。他常坐在諾曼

第的乞丐孩子當中，對他們朗誦拉·封登 (La Fontaine) 的「寓言」(Fables)。他們視他爲朋友，每當看到他老遠地邁步前來，寬大的朝聖者斗篷在風中鼓盪，這時，他們便跑步迎上去。他從來不覺噁心，雖然回家之後，經常要清除衣服上的虱子。

同樣的惻隱之心，他也會表現不幸的動物身上。他經常在林中拾起受傷和生病的小鳥，帶回臥房中治療，一直到它們康復，像奶幼兒似的餵它們牛乳，在情況危急的漫漫長夜裏，守着它們。有一隻鳥死了，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他今早死去，昨夜太冷，這小小的悲哀使我非常抑鬱。」

雖然紀德對其個人本身的問題特別關切，但他對今天世界上較大的個人主義問題也非常關懷。這使得他的讀者遍及世界各地，那些對吾人現狀之不滿尋求補償的人都歸向他。紀德認爲我們今天的問題——這時代真正的危機——是如何使個人不能讓渡的權利與自我塑造調和，如何使這種權利和大眾苦難減少的迫切需要妥協。在羣性和大眾思想籠罩着的今天，人們畢生追尋的目標是安全，個人很可能被官僚政治不斷增長的擾攘所扼殺。對紀德而言，個人信仰與團體信仰並不抵觸——他曾希望在共產主義中找到這種妥協——但他不願犧牲每一個人靈魂的聖潔，因爲他相信，只有對自己忠實，人才能對他人有所貢獻與價值。他對羊羣的慢慢反芻懷有恐懼，純種的或非純種的，反覆地咀嚼着同樣的觀念。他寧願徘徊迷失，也不願遵循既成之路。像一隻迷途的

羔羊一樣，他深感自豪，他知道自己是不安全的，因為「永恆的牧者」會跋涉在山腹間尋找他，因為他的安然歸來帶給天國的喜悅，將遠勝過那些從未離羣的九十九隻羊（譯註：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在紀德六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的風格不斷演變，其秩序一如其思想中所發生的變化。起初，他是一位詩人，以自我為主，運用語言來發抒個人的感情——有些人對於個人藝術家的消逝深表惋惜——最後，他變成了一位道德學者，帶着純粹謹嚴的古典主義風格，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採用了象徵主義的音樂形式，頗喜愛「灰色歌曲」(La chanson grise)，這賜給他的想像力充分的自由。然而，到了第一次大戰結束時，他已經摒除了自己風格中一切外來的文飾。我們只要把「田園交響樂」和早期的作品拿來比較，便可明白其分別所在。語言極度的簡潔，現在足以和耀目的皚皚白雪相比。後來，他精通了拉辛 (Racine) 的技藝——用最少的言辭表達最多的意義，以一種嚴格的形式包容並節制深厚的情感——這時，他的文字語言變得益發純粹與洗鍊了。

雖然紀德畢生對未來都懷着熱切的期望，然而，在他成熟之後，他仍然是最古典、最普遍的。同時，他成爲了一個貯藏過去的寶庫，使它不被破壞。對他說來，歐洲文化——撇開基督教不談——以希臘羅馬爲根而滋生成長；雖然他對外國文學頗饒興趣，讀過（也接受了）不少的杜

斯妥也夫斯基、莎士比亞、布萊克和尼采，然而，他仍然深信，歐洲文化在法國古典文明中到達了最完美的境界。

在回顧過紀德的六十年寫作生涯，展讀過他的八十餘卷的著作之後，我們仍然認為他是一位道德學者、心理學家與文體家，而不僅是一位純粹的小說家或劇作家。他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用來表達一種推理和思辨的態度，這點使他更像一位道德學者或探究者而不像一位小說家。他無意創造複雜的人物以表現生命的錯覺；就古典的意義來說，他對「人羣」(Hén)的關懷遠不及對「人」(man)的關懷。「人比人羣更爲有趣」他說，「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他。」他更渴望於隔離某種特殊的性格，而比較不急於一種矛盾混合物的製造。他是一位爲了求得某些元素的最純粹本質，而隔離了它們的化學家。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一種爲淨化某一特質或惡毒而作的化學試驗，而他一直要繼續這試驗至其邏輯結論爲止。

「窄口」(La Porte étroite) 可能是紀德最完美動人的一本書，但他的「日記」(Journal) 也許是其最能表現特性、最獨創的作品了。它是法國文學中——事實上是一切文學中——一件獨特的作品；它是一所寶庫，討論六十多年來各種藝術和知識運動，以及每一個道德問題。就整體而論，它可能缺乏形式和統一——誠然不錯，一部長達數百萬言，討論無數問題和人生現象的巨著無法避免這點；但是有許多個別的段落却是他最完美的作品。在他所寫的東西中，很少

有比他描寫作家查理·路易·菲立浦 (Charles Louis Philippe) 之死，以及他那些質樸的農村家人們爲他舉行的葬禮更爲優美、更爲簡潔和銳利的了。

當我們讀着「日記」時，一張作者的畫像開始逐漸在我們腦海中成形；那並非一幅巨帙的心理學與批判式的畫像（將來有一天，人們必定會作這嘗試），而是我們從經常帶着喜悅與共鳴所會見的人們那兒所得到的一連串的印象。在這幅畫像中的一個具有罕見的優雅、感性和洞察力的人，一個與純樸自然的人們相處比與飽學世故的人們相處更自在的人，一個極度謙遜、毫無虛榮，一直到晚年時，仍然是羞澀不安，人們誇讚他時，會吃驚意外的人。在牛津大學爲他舉行的午宴桌上，當他致答辭時，他抹掉了眼中的淚水，說這是他此生所受到的第一個榮耀，「瞧，」他接着講：「我只有毛孔還沒有紅。」所有和他密切交往的人，雖然免不了有許多偶而會被他激怒，但是很少有愛他的，因爲他是一個極爲可愛的人。只有那些不太認識他的人才會不喜歡他。

紀德宣稱到「僞幣製造者」爲止，他全部的作品都是對瑪德蓮的一個懇求，而「日記」則可能是爲懇求後世的瞭解而寫的，不是以一種冷酷隔離的方式，而係懷着同情，不帶責難。這點說明了他爲何不追尋波特萊爾式的痛苦的自我瞭解。導致「日記」中的一切隱瞞並非虛僞。事實上，他恐懼被人控訴爲虛僞更甚於一切，這使他承認別人往往由於人性的尊嚴和禮節（不盡然是

虛偽)而深藏在心底的事物。在紀德的坦白中沒有謙卑，只有自豪，因為他敢承認別人不會透露的事物。那正是他特有的自豪。

儘管從紀德開始寫作以來，一切的運動起伏不斷，儘管世界上的動盪帶來了巨變，他的影響却始終未嘗停止散播。在「日記」的最後一卷中他記載着，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寫信向他求助，說他曾抗拒紀德的影響達五年之久，試圖照他在「地糧」中給讀者的忠告去做，那就是把他的書拋開，把紀德摒棄在腦後；但是他不得不承認：「我仍然和您所教導我的一切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感到飢渴。所有的青年都和我一樣地飢渴，而您能幫助我們。從您身上發出的一閃微光都可能指點出該行的方向——如果確實有方向存在的話。」紀德答覆他道，這世界能獲救的，如果真能獲救的話，拯救它的只有那些不屈服的人們。「假如沒有他們，我們的文化，我們眷愛着的，並作為吾人在世上的生命之明證的文明，都會完全終止。不屈服者是世上的鹽，他們要對上帝負責。」這就是這位七十七歲的老人向那二十二歲的青年所寫的話。

紀德的影響力甚至遠播到東方，我們可以由長崎的一位原子彈的犧牲者的信中獲得佐證。所有那些研讀紀德的人都希望在失意時能從他那兒找到幫助。一羣青年作家爲了表達對他的敬仰，甚至創辦了一份新的評論，命名爲「託辭」(Pretexte) (譯註·*Pretexte* 爲紀德一九〇三年之作品。)在墳墓的彼端，如果讓他選擇自己的命運，能繼續對今日的青年們講話大概是他衷心

所願的罷。

關於紀德的糾結纏繞有一天必然會被解開。在每一個人身上——儘管其矛盾抵觸無數——總有一條主線，它貫穿一切，勾勒出個人的塑型，使它清晰地呈現。在紀德身上我們將會發現一條精神的脈絡。他的一生中，儘管有瑕疵——即使在這些瑕疵中——他所追尋的始終是精神價值，雖然偶而會脫離正道。普魯斯特稱他的作品，他窮畢生之力的鉅著，為「追尋失去的光陰」；而紀德或許應稱他的作品為「靈魂之探求」(A la Recherche d'une Ame)。「我們一切的思想如不以上帝為鵠的，」他說，「就該屬於死亡的領域。」

紀德的最後命運將會被視為偉大的法國十七世紀傳統中的一位道德學者——那是拉·羅希富果 (La Rochefoucauld) ①與巴斯噶 (Pascal) ②的傳統。

譯註

①羅希富果 Duke 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613-80)，他的浪漫生涯可讀其「回憶錄」(Memoires) (1662)，他的尖酸刻薄可讀其「金言錄」(Maximes) (1664)。

②Blaise Pascal (1623-62)，一個不大不小的數學家，一個宗教哲學家，根據其主要作品「沉思錄」(Pensées) 可以證明其為一反理性主義者，反懷疑論者，讀者可將其 Pensées 與聖·奧古斯丁之「懺悔

錄」比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評者最佩服的一點，就是他發現了“*esprit de geometrie*”與“*esprit de finesse*”——其思想的完整與崇高，其文體之純淨與和諧，使他在偉大的法國文學大師行列中，佔了一席之地。

紀德與「遣悲懷」

聶華苓

紀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一）是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在他將近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中，發表了五十餘種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劇戲、文藝理論、散文、自傳及日記等，其中最著名的有「地糧」、「背德者」、「浪子回家」、「窄門」、「田園交響樂」、「僞幣製造者」、「剛果紀行」、「日尼薇」等。在紀德的作品中，小說佔主要地位，而他大部的小說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否定性、諷刺性、或批評性的作品」。他早年深受象徵主義的影響，以後崇尚古典主義。他在文體上竭力避免浪漫主義字面的華麗與誇張，他認為一個大藝術家應該盡力傾向平凡，平凡是更人性的。他以明淨、謹嚴的文筆提出了人生諸問題，他的作品使人不安，使人思索，使人探究。「使你苦惱，正是我的本務。」他如此說過。他被批評家認為是廿世紀一位最

具錯綜性獨立性的作家。

沙祺 Maurice Sach 的「紀德評傳」中有一段描寫紀德的有趣的文字……

「高身材，坍肩膀，骨質的身軀，其上是一個早已禿頂的頭顱，有着鄉下人似的焦枯頭髮。他像是從一棵粗糙的大樹上所取來的堅潔的木材所雕成，他的眼睛，有時呈灰色，有時呈青色，像青石片，也像晴天下白楊樹的葉子，顯示出一種明淨、坦朗、穎悟的目光。他的嘴唇，王爾德曾說正直得像一個從未說謊者的嘴唇，在面部清晰地描出一種與其是任情不如是緘默的線條。堅方的顎骨，顯示出不爲任何濃重的慾情所凝滯的一種意志。紀德的面目所予人的印象，是鄉人學者雅士三者間完美的結合。」

紀德是一位最不受世俗虛榮的作家，他早年的書有印三五本的，十數本的，「背德者」初版印三百本，「地糧」初版才印五百本。他曾在日記中說：「對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最大的妨礙莫若他的弟子們。」實際上，紀德却享受了現代作家中稀有的榮譽，即在世界文壇上論紀德與其作品的文字，在數量上遠超過紀德自己六十年的創作。但一般批評家仍認爲紀德是一位無從把握的作家。他永遠在更新，永遠在求解脫。自從他一生的日記發表以後，世人對於他的生活，思想與藝術得到更進一步的認識。然而，他生命戲劇中最曲折的一部份仍然是個謎，即他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呢，紀德夫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沒有一個人知道。

研究紀德的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有其根據的。紀德雖然享譽世界文壇，但他的夫人從沒分享過他的名望。直到今日，沒有發現過她的照片與紀德的照片並列在一起。在一九三八年紀德夫人逝世以後，一般人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名，只知道紀德在他作品中所給她的那個象徵性的名字「以馬內利」。而且，在紀德晚年，謠傳他在法國南部有個私生女。紀德的日記自一九二六年以後，也常常提到「小凱莎琳」。紀德夫人逝世以後，「小凱莎琳」才露面，酷似乃父，風姿動人。在紀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那父女倆的照片曾在報上刊出，而那時的紀德就要抱外孫了。在那以後，才知道「小凱莎琳」生於一九二三年，而她的母親是畫家雷薩伯的女兒伊莉莎白。

現在，所有的疑問都得到了解答。紀德的「遣悲懷」便是他一生悲劇最好的註解。這本書包括紀德對他夫人的一篇悼念的文字，以及一部份有關他夫人的日記，全書哀思淒楚，充滿了自我譴責與自我辯解。這本書仍保持着紀德一貫的特點：真。「我認為如果受人憎恨的確是自己的真面目，倒也遠勝於受人愛戴的却並非真是本人。」紀德如此說過。由「遣悲懷」這本書中，我們了解紀德夫人不僅在紀德的情感上佔有最崇高的地位，並且影響了他的一生與作品。他許多小說中的女主人翁，多多少少可說是紀德夫人的化身。「窄門」的阿麗莎即其一例。紀德自認為「自身中最高的一切無不以她為依歸」。他雖竭盡所能使她快樂，但他們倆都未曾快樂過。寫盡人生諸相的紀德，對於自己這一幕婚姻悲劇也始終感到惶恐。「遣悲懷」是紀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